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總錄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唐淮

丹鉛總錄卷十一

明 楊慎 撰

史籍類

析里橋碑

歐陽集古録析里橋碑跋云醳散關之嘲漯從朝陽之平燓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録之以俟博識君子慎按醳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醳之韓信傳醳兵北首燕路洪氏釋醳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醳耒

又云辭縈醳獥㵳本濟漯之㵳漢人或寫漯借作濕字用嶻漯即潮濕也燥與燥同分隸小異如操亦作摻之例平燥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揚龜山曰逍遥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

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唐詩主情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

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為托言而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為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東山詩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娶之

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駮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縭縭婦人之褘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即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脱婦之纓纓必有結脱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脱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屏媵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為陽天之成數十為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别離時在家

相見熱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縞為悅巾誤又以親結縭為母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旨所謂差之毫釐謬千里矣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為治擾之為順荒之為定臭之為香潰之為遂釁之為祥結之為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方新辟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邪丕乃俾亂之類

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教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亶時其臭𩟶臭陰達於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釁鐘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縭以結訓解也

秦漢人論性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烝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

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䰟者白也性以治内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啖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卵之性為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為雛繭之性為絲不瀹不練則不成為絲陳摶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于

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孫明復論太玄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以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歐文本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

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删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蚿蚿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蚿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奥矣

唐人律賦

黄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隅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顔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風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云理昧復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顔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鷄口亦可喜也

古書不知名考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為嚴助

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為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畧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謝臯羽詩

謝臯羽晞髪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屬地汙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鶡鶡

淬光雖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臯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没日如没鶻白波揺空濕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入月魚腦減武昌城頭鼓紞紞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對神龍下宿耦絲孔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

草萎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冢上無啼鳥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荆離歌入夜斗西傾似飛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鈎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鷄啼苧蘺戍近風鳴析江空雨送船隣逋燈下索鄉夢戍邉回柴關當太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蕭牆而

可以據長慶寶歷之上座矣集多皐羽手抄濕字多作溼葢从古字溼之省史子堅隸格載漢碑有此字覿者弗識或改為沄非

孔明寫申韓書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可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畧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

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

務矣

王符自賛

漢王符自叙賛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絶志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有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或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

謝華啟秀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

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為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録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

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乃知文成用此也

小貞大貞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禄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顔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别既自

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魏了翁又說周禮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不訓正也其說又異並載以俟知者

諡始

蘇老泉云婦人有諡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諡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諡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諡自婁妻之茢車始然黔婁之諡即匹夫之諡也不始於

東漢矣

李華文陳陶詩

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變而妙真奪胎換骨矣

禹碑歌

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其辭曰神禹碑在岣嶁尖祝融之峯凌朱炎龍書傍分結構古螺書匾刻戈鋒銛萬八千丈不可上仙扃鬼閉幽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紛披芙蓉褰水簾天柱夜瞰星斗下雪堂朝見陽煇暹追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黏拳科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纖墨本流傳世應罕青字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石窮該兼昭列箴銘暨欵識横

陳齗齶和釜鬵胡為至寶反棄置捃摭屑蟻捐烏蟾又
聞朱張遊岳麓霽雪天風影佩襜搜奇索秘跡欲徧春
倡撞和詩無厭七日崎嶇信有靚一字膏馥寧忘拈非
關嵽嵲阻登陟定是藤葛籠窺覘好古予生嗟太晚拜
嘉君眂情深忺老眼增明若發覆尺喙禁斷如施箝七
十七字挐螭虎三千餘歲叢蛇蚺憶昔乾坤漏息壤蕩
析烝庶依苓槮帝嗟懷襄咨文命卿佐洚洞分憂惔洲
并渚混没營窟鳥迹獸远交門詹竭來南雲又北夢直

磐西被仍東漸黃熊三足變鮌服白狐九尾歌麗衻後秉包湖按玉牒前列溫洛呈疇龜永奔竄舞那辭胝平成天地猶垂謙華岳泰衡祇鎮定鬱塞昏徙逃喁噞文章絢爛懸日月風雷呵護環屏黔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泐秦湫詛楚全皆殲此碑雖存豈易得障有嵐靄峯嵁巖跫音迴絕柱黎貍弔影颸瑟森櫹柟湘娥遺珮冷斑竹山鬼結旗零翠斂造物精英忌泄露祇恐羽化難留淹欲摹拓本鐫巖壁要使好事傳緗縑著書重訂琳

琅譜裝帖新糴瓚瑶籤膐煁輕翰蟬翅搨熉君再寄西飛鶊

六經無騎字

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䳫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漢世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正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

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成皋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驂乘為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反覆千餘言今撮其要附此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其

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黄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説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説老子為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内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繫表

庚子山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弘明集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亹亹而踰繫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荀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緼而不出矣晉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前

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髙堂谿典
禪議郎張訓韓説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
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此
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中篆隷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
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隷用程邈體晉永嘉
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
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
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是

時僭據之主惟𢑴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荀悅申鑒 述此條見學者不可膠守一說而非諸家也

荀悅申鑒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别說不同而皆自謂真本說仲尼邈而靡質先師没而無聞將誰使知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義絶於朝野逮至漢興收

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措定後世相倣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劉靜修論學述此條見學者不可株守宋人而畧漢儒也

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舍傳

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刼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史記乎

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周禮屨人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𢡖王后之屨而使人造之不亦褻乎古之婦工何所用也夫為絺為綌服之無斁周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胃謂周公制禮而設一官為婦女作履乎曹操猶使妾賣履周公不如曹操乎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乗時黥髠盜販衮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剥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蜑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絶風景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隂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録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

中俗云搻高一丈牆打八尺信其然乎

易逆數

易逆數也大傳云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商易之首卦也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大傳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猶歷家不曰朔晦而曰晦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嗚呼玄矣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丈或納女呈婦於朱温或售妹獻妻於佗胄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僎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於小說耳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啟云同矍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宫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一卷為弓一條為則

道書以一卷為一弓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為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為卷也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全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於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叢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叙云落筆無滞縱横得宜大者縮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居之不疑所以不可救藥沉痾入骷矣夢英篆傳於今者有篆書偏傍亦不工緻郭忠恕答之書云見寄偏傍五百三十九字按説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録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傍少晶惢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者小説見宜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

罕夢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於彼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

經卦别卦

周禮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古文别字从重八即今之北字也重八為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其别

从湫大沉

秦詛楚文有从湫大沉之語沉之為義世多未解按說文曰沉濁黕也莊子沉有漏注沉水汚也漢書刑法志

山川沉斥應劭風俗通曰沉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郭緣生述征記烏當沉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秦王繫馬蜡蒲也自注齊人謂湖曰沉顔師古曰沉謂居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古云沉潛又云沉溺沉湎又云默而深沉之思皆取深而又深之意北方謂水皆曰沉不獨齊語為然蓋北之言沉南之言潭也故沉亦音潭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為王沉沉者應劭曰沉沉宮室深邃之貌長含反當呼為潭潭也韓退之潭潭府中居正

用此語又按管子夏人之王鑿二十蘇湛十七湛注湛即沉沛之沉大澤巨漫也是潭與湛字雖不同義可互證故併引之

畫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覯場者也

東坡書

王初寮履道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

不能無至於尺牘抑書姿態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踈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語於此○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明無是人也即本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為烏有也

知其烏有而以實録之故所向駁礙上林本秦故地始皇陋隘先王之宫庭而大加創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嵕之陽數百里間宫館二百七十複甬相連窮年忘返猶不能徧而又表南山以為闕立石朐山以為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為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立也朐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尚有諫者彼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之苑内夸張飛動意若縱臾故揚雄指

之為勸也夫既勸之以中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為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為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其中篇曰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能出没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蹕波其北則感夏含凍信斯言也必并包夷夏縮地南北而始有此古今讀者偶不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

曰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不為寓言然而上林東境

極乎宜春下苑下苑即曲江也曲江僅得分滻為派而

滻灞合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之外矣

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真確況其紫淵丹水欲

傅會而强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意故其

校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

於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則關中豈能辦此也又曰虎路

三嵕圜經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

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哉雄之此意正做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校舉細較是痴人說夢也班固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子觀莊子云魏瑩與田侯牟約牟背之瑩怒將伐之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蓋自悼其所爭之細也東坡曰湻于髡言一斗亦醉一

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安而平生之嗜亦少變矣是以自托於放蕩之言而能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謂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

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逄千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揚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温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宫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宫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内皆離宫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

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揚雄之旨者其王維乎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應劭曰

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絶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顔師古曰懸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又曰秦得百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二十萬人當諸侯十萬人也所以言懸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右舊說如此近日程泰之云田肯之語簡隱故諸家之説紛然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

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其讀當以得百為一句而二焉自為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力半而必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為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

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為二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遽為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别險要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言也慎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一不當百如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曰百十錢言十可當百也

則應蘇頴程之解田肯語其旨一也程語自明不必破前說耳

紫電青霜

三國典畧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胷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

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驢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管子注

管子舊有注近世翻刻者謬為大言強作解事盡刪去之然有不可去者試舉一二於此湊漏之流曰灑昌力切（宙合篇流泉踰灑注）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軩華重葦當心著之所以禦兵（小匡篇盾軩華注）蘭綞絻為古袞冕字（君臣上篇）卯菱即爻（五行篇）疾者兩手相拱著而不伸曰握迎（入國篇）城中無

積糧曰無委〔事語篇無委致國城脆致衡注〕䭬古鴇字獵而火曰燒式照切〔同上〕錄其休切鑿也〔輕重一篇鑿一隷注〕一鈢時橘反長鋭也〔同上一蔵一鈢〕崢丘即葵丘〔輕重下〕二升八合曰鏂烏區切〔輕則重下〕〔篇百泉驅二十七也注〕如此類去注殆不可知存之亦何傷乎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見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

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截晦澁事既往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為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殊科絶懸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為馮翊太守車駕幸三百里内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於渭濵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故問

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疎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顧訝之至頓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未即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

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禮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

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請止絶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即心不安而况敢為之者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絶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産禄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亂東漢萬古

寒心國朝為患臣請書諸史册永為商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燕公不敢坐問之説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宫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首坐天下稱賢相焉

右舊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鋭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恠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邉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觧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絶之可乎外戚貴

主吏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絶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禄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右新唐書文

韻語紀異物

余嘗愛晉宋人以韻語紀物産如郭璞爾雅贊山海經贊王微藥草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於逸周書火浣布數語今彙書于後火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周書說火浣布日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皛且白徧體無衣襦唐蒙博物記三康大實實不但三雖名三廉實四五枚其食之多汁味酸且旨藏之尤好與衆果相參陳祁暢異物志草之依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

漠爾鱗被物有常性熟之所自郭子玄羊贊　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為讎藝林異物志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狶鼻為口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詭數牙玉潔在耤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象贊烏鰂八足集尾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噏波潠墨迷射水慝萬震海物異名記　瓦瓏鑛殼建瓴狀如渾沌錢文外眉兩內集萬震海物異名記瓦瓏贊注眉為高為眉渠為疎為此魁陸海鈴也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層巖如猿仰

株入如沉髓出如輕凫蹲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南州志江瑶柱厥甲美如瑶玉玉音裕三字一句三句一韻尤奇向柱膚寸名江瑶柱萬震海物異名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向或有神異表露以角音錄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萬震犀贊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崐崘有弱水鴻毛不能起玄中記一跳八尺兩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風俗記海蛙笮複引一索飛絙棧閣其名曰笮人懸半空度彼絶壑李膺笮橋贊高山嵳峩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

臨峭壁行者扳縁牽援帶索（柔崧山川記）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駮映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瘡賔饗嘉食是豆是觴（南裔志）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楊孚交州異物志）

孔明遺事

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謂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亦孔明遺事本傳不載者

予欲無言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余讀至此有感焉曰夫子於子貢啟之屢矣予欲無言之意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夫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非助我此二言者蓋得忘言之筌蹄而契無言之教惟回也獨自回以下則穎悟莫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啟之予欲無言之言即

與回孰愈之問也子貢之對乃爾是以啄之聞臆知之知測之少照之多為回賜優劣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求其説而不得者以為既然之又許之夫子然也乎哉夫子許也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分優劣此女所以弗如回也亦由天何言哉之答也不然則殆庶之稱屢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居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評記亦定矣子貢古人亦豈不

自知而煩夫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諭其旨而蔪於再問也

尋仲尼顔子樂處

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予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顔子之所樂矣傳云所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為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境逆樂真

章風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夫牀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絶糧之餘以致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睿作聖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葉拱牆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是言之小

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不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泊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美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王安石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

者必偽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覩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丹鉛總録卷十一

丹鉛總録卷十二

明 楊愼 撰

史籍類

歷代名臣奏議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其畧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僎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閤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

有二中國也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繫伯成去郡岳遂病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没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偏皇極之𤋮言欽恤兩字何至吕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

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君相

管子云小白為人無小智而有大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莊子

莊子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

皇帝王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書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邵康節以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黄潤玉

四明黄潤玉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

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罘字從冈從不不花蒂窻檽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譎言皆有理

禪學俗學

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為註脚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弄訝詖所謂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執其兩端

執其兩端則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用中於民則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温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

工緻前媲二宋後掩三洪矣豈不善為四六者耶

蕃馬胡兒

宋柳如京塞上詩鳴骹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于屏障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蕃馬于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屏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梁州氐州其後卒有禄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鳴骹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

一絲五穀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唐末征斂之急也宋李諮奏言新法之弊云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抑又甚于唐末矣

峒

李太白有送族弟凝至晏峒詩云鳴鷄發晏峒别鴈驚峽州晏峒地名在單父三十里峒字玉篇不載惟宋史李全傳有出没島峒之峒亦水島之類也

太白楊叛兒曲

古樂府楊叛兒曲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李太白擬之其詞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樂府二十字太白衍之為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之鼎其精明似光弼領子儀之軍矣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人不知仇餉為

何語沉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因識古之詩人用前人語有翻案法有伐材法有奪胎法有换骨法翻案者反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伐材者因其語而新之矣益加瑩澤奪胎换骨則宋人詩話詳之矣如梁元帝詩郎今欲渡畏風波太白衍為兩句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鮑照詩春風復多情而太白反之曰春風復無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詩云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玉珮仍當歌非

杜子美一闡明之讀者皆以當歌為當該之當矣杜子美詩黄門飛鞚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之語意益妙又如杜子美石出倒聽楓葉下而包何云波影倒江楓子美桃花詩云影遭碧水相勾引而孟郊云南浦桃花亞水紅江總詩不悟倡園花遥同葱嶺雪而張説云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白樂天詩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而姚合云驛路多臨水人家半在雲趙師秀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鉉隣舍詩壁

隙透燈光龝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古樂府云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持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而無名氏效之云野鷄毛羽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雖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此皆所謂披朝華而啟夕秀有雙美而無兩傷者乎若夫宋人之生吞義山元人之活剥李賀近日之折洗杜陵者豈可同日而語

李涉贈盜詩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可謂婉切劉伯温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末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也二詩之意皆祖此宋末有俗詩云衆人做官都做賊鄭廣做賊又做官又解賊一詩云解賊一鑼三捧鼓接官三鼓兩聲鑼鑼鼓聽來無二樣官人與賊不差多近日雲南洱海接官廳與

打刼灣相近有達官命童生作對曰接官廳上接官一

童生應曰打刼灣中打刼尤可笑也

太白懷鄉句

太白渡金門詩云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爾去之羅浮余還憩峨眉又淮南卧病懷寄蜀中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遥天外鄉路遠山隅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鄉懷之意趙蕤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蘇頲薦西蜀人才疏云趙蕤術數李

白文章宋人注李詩遺其事并附見焉圖經云漢儒趙賔之後鹽亭人屢徵不起所著有長短經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警策

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聚于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在文謂之警策在詩謂之佳句也若水之有波瀾若兵之有先鋒也六經亦有警策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是也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

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竄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

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夭閼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

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黄烏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於傳贋售偽也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古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對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詔首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葉公顧命

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以葉公為沈諸梁按汲冢周書此文在祭公解葢祭公疾革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耳

太白句法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别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竒孟蜀韓琮詩

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望鄉時亦祖太白句法

阿䥫迴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䥫迴笛曲名張祜集有阿濫堆即此也笛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耳難以意求也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

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時宰相蓋爛於命詞也然其間應制詞草比今猶百倍焉是以唐之詞華遠過於宋而今之詞華又不及宋之萬一焉亦由此故也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又策别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為者邪

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果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故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饑民

陸機太白詩音

陸機招隱詩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附音拊太白詩

羌笛横吹阿嚲迴向月樓中吹落梅下吹字音去聲不惟便於讀亦義宜爾也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逺夫御史謫為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為完物饒州薦福寺碑為雷所驚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卧樹之猶可摹印蘭西磐為予言親見許予摹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持

周正改月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項為言其說極是蔡九峯陳定宇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朱子答吕晦叔書有云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張說本此史伯璿管窺外編及元儒春秋改正辨甚詳然大意不出此耳

浩然佳句

皮日休稱孟浩然佳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余

嘗疑今集中無此首後見晁公武讀書志與諸名士集
秘省聯句云云宜其不在集中也

唐明皇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
為功罕窮旨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通古
今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於張打油胡釘
鉸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為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為兩人
者豈止罕窮旨趣而已

王欽若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賓古請𢿱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為蠲納司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文人偽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於後人粉飾且山海

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菆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欵臣賤如蜴狗微類醯雞虛荷燭幽罔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庾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人為況外夷之貢志在互市

罔利諭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册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過秦論

慎弱冠歲未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每妄擬名賢之作嘗擬吊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袖其稿以呈祖父留耕翁召慎謂曰孫孫信敏才然場屋何用此也爾既好古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乎慎退翌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戍滇中士夫家有傳録之者慎取閲之

恍如夢事亦不知為已作也今録於此以示兒輩其辭曰有問於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强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連横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睢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并之説用天下皆秦矣然為臣者功成而身喪為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强也斯所以為弱其智也斯所以為愚嗚乎悲夫秦自始皇

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功未畢方架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凡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閻樂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而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賔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於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劍之一吷左蝸之一戰南柯之一夢也須臾

之在億千稊米之於大塊實似之是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乎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於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于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覩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平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也太史公平凖書云令逺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説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逺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説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驅農民以效商之為也吕東萊遵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歷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揎釀

宋章衡得彖之孫嘉祐大魁著編年運歷十五卷其序曰古今運歷十餘家皆淺陋揎釀又陳振孫太常因革禮跋云繁簡失中以揎釀目之揎釀不知為何語亦不知所出也

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鎮羣疑今集中無此文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馺娑騁纎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鐘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樂為意不同此類為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裏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韓子連珠論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

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於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揚雄非也

漢詔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内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云云其赦天下内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云長文長文德也終不了然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見江南舊本以内為而長為肆肆文

為肆赦于下文尤為貫穿（南窓記談）

中庸

中庸之存賴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顒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義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儒矣

恬智安慮誠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

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

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弒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弒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

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周司寇匜銘

博古圖載周司寇匜銘五句二十字其詞曰作司寇匜用造用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祜福其文極古雅當表出之

井田

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之似隔世事故曰此其大略又曰嘗聞其略蓋諸侯之滅去其籍已繼覆轍于夏桀之焚黃圖導究路於秦政之燒詩書矣孟子之略之疑之想像言之蓋慎之也荀子便謂孟子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朱子謂孟子言夏后五十而貢一節自五十增為七十自七十增為百畝田里疆界都合更改恐無是理恐亦難信豈其然乎愚嘗私論之三皇五帝之興皆在中原揚子謂法始乎伏

羲而成乎堯伏羲畫卦已有井之象矣劉貺云井牧始於黄帝則左傳所謂井衍沃牧皐隰也韋昭三五歴云黄帝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井則井田始於黄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夏殷田制黄帝之世已然矣至堯遭洪水使禹別九州定貢賦孟子所謂五十而貢矣然考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左傳虞思有云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四丘為甸旁一里為

成則未知少康之一成如司馬法之一成乎抑周禮之一成乎此姑未論既分一成一旅固井田法也井田黄帝良法不應至禹廢之洪水方割未遑復舊姑從民宜如禹貢所陳有天下之後又重定其制衍沃則井之臯隰則牧之未可知也如禹貢揚州之賦下下其地窪洪水尤甚固其宜也及鑄鼎象物之日則揚州為第一梁州為第二而雍在後此非詳考深思何以知之總而論之自黄帝至周井牧兼用貢助通行井也助也于平地

牧也貢也于山陵所謂因地之利周禮三農生九穀有山農澤農平地農是也豈可執一論耶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皷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

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工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此朱云自荀注而見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改正者乎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

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君子立已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躓於崖�拱抱之梁必沉溺於川淵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

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誠賢於折衝之將矣此顏之推語予嘗愛誦之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黄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寛路徑窄則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於峻及離人而立於獨者可以警矣

古蜡祝丁令威歌遺句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歳取千百增此二句意始足丁令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而修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纍纍增此三字文義始明書所以貴乎博考也

太極無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棟之名屋必有極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

極也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名元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即太也而鄭衆解之曰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老子之玄牝即易之太極也朱子謂玄牝者至妙之牝非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太極豈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玄牝豈有物謂之曰玄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

朱子與陸子論太極無極數千言惜未及此陸子深於禪老之學聞此未必不服也

鼓舞

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記云鼓之聲讙讙以立動以進衆故兵以鼓進葢號令欲其嚴明而使人在得其心此湯武所以重誓言周公所以有煩誥而吳起吮卒疽王翦同卒食田單激齊人之怒王霸待壯士之勇也

義帝

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工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襴謂衣外別安襴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立楚王孫心為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弒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晏嬰鄭肅

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語曰君子不黨易曰馬匹亡二子有焉

法立弊生

漢世立均輸平凖之法其名甚美其意亦善也當時論其弊曰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富商儲物以待其急輕賈收賤以取其貴未見凖之平也善乎莊子之言曰愛民害民之始也偃兵造兵之本也故周曰舊章漢曰故事當時論政不曰舊章不可忘則曰故事不可廢今之紛紛好異者安得此語之

飛烏遺音

易小過卦辭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盖卦以小過名取象於鳥亦鳥之小者也斥鷃之搶榆數仞鷦鷯之巢林一枝非若九成來儀而音比於律九臯一鳴而聲聞于天也

天有十日

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十日自甲至癸十等自王至臺又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注曰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

黄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禺中也日出也闕不在池尊王與公曠其位也禮記射義亦曰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皁也輿也隷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為之也茍無等差民得而犯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賈誼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按十日十等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于日中故日中當王

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飼馬以夜半起故半夜當皂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多不通當缺之可也

出人不遠

荀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也不遠矣今本作出入非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出人如古言加人一等後世言出人一頭地云爾

荀卿雲賦

荀卿雲賦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令雲者虛無故不可託訊也楚辭九章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亦此意也荀卿屈原相去不遠命辭蓋同

項羽學兵法

項羽自少不肯學書與劍而叔父梁授以兵法夫兵法之書多矣孰有加于孫吳司馬法哉吳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

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嗚呼項羽可謂好戰矣可謂數勝矣是高祖一勝於法當帝項羽數勝於法當亡此而昧焉所讀何等兵法也垓下陰陵遊魂假息猶云天亡豈不謬哉○或問數勝者亡何也曰荀卿李克之說備矣荀卿之言曰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鬬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

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鬬人之民日欲與我鬬吾之民日不欲為我鬬不亡不止也李克之言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主驕則上極民疲則下極上下俱極國之亡猶晩二子之言竒哉諺云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俗儒泥古

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劉歆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也其時非也澤麋而蒙彤虎之皮尸鳩而傅鷂明之羽適足增其累耳胡致堂必欲行封建張橫渠必欲行井田幸而不用於時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

無為而治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章禮樂著垂

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莊子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揚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藴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為然

矣當合而觀之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為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為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也

雉噫

揚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

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歳揚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宫碑文云聆鳳哀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揚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隣隣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為一國之君髙居深宫不接羣臣擁蔽

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於耆德以為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録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穆公學於宁人其得

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為過也繼序者乃以為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二句而意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録之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隣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晷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為秦非一日矣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榮字當入東字韻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絶書

曰種蜀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得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庚字韻蓋誤以縈為榮也

孫承節論周子無極

孫承節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為墨翟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懵然而嘵譁無已也方進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楊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啟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逆知後人之弊乎

東西二周後辨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合為一城故後之讀者難於分析今之學者不惟專經之士眛之而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鮑彪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吳草廬作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明且晢矣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傳曰不曰入于京

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而降為國風之意嗚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昧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然非予之臆説也按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注云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瀍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覘之王城成

周自是兩處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於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杜預曰入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其言豈不明晳乎東萊呂氏其學深於史而精於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

徙都成周汪克寛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為東周萇弘謂敬王為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為西周萇弘謂子朝為西王之數説考證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亦據事直書豈有改地名以為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平王自鎬京而遷王城千里而遥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遥所謂

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能西歸懷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尚書國賢曰天王入於成周下都也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與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為二遂以入成周為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於後世嗚呼地之不考乃害於義如此哉慎按邵尚書之說或

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欲明言蓋近日學者之病寧得罪于孔子而不敢得罪於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有味其言哉慎故拾先指遺言為東西二周後辨以補吴草廬之未備亦有夾谷之奇若程雪樓之賞契者乎

跳出

魏晉儀注寫章表别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曰擡頭左傳疏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産答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

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宋陳騤曰古文取詩即云詩取書即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為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為西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為尹告（禮記）以大禹謨為道經（荀子）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

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書詩國語止稱汋曰武曰左氏或稱汋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為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為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畧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誚毋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

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子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者不能為此言

孟子之言性善興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子之言性惡懲創人之惡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

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進也此所以為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乎孟荀揚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左傳曰楚辟我衷奈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劉更生曰既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昌文其辭乎是街談巷議也

非史也

王莽詔曰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宋邵氏皇極經世之説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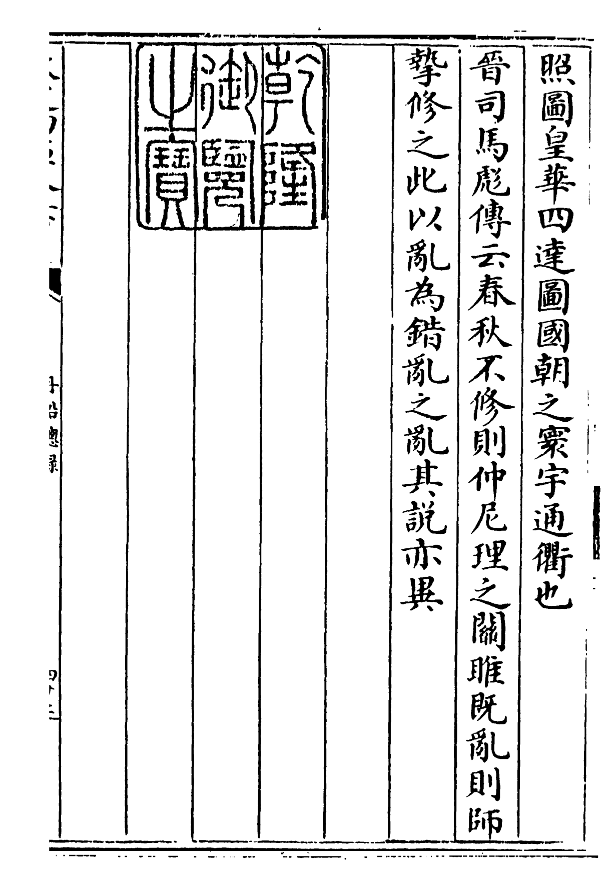
漢書引尚書故命圮族又無遨逸欲有邦皆與今文異

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憮同也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身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

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



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丹鉛總録卷十二